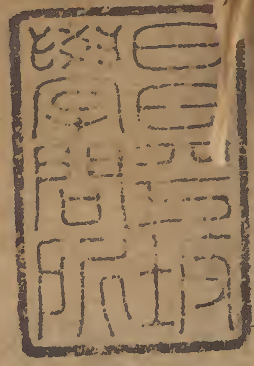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二十三之六



翰林詞草 記碑

一〇二七六	漢書門類
二七六	函號
三三	架
一三八	冊

漢書	內閣文庫
一〇二七六	函號
三三	架
一三八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76
冊數	18 (9)
函號	316 26

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翰林詞草

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

合夏藥勅書

勅大性朕遠處穆清軫懷炎赫曠言侍從之老方劇

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尚廣蠲痼之澤亟蘇

苦熱之民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莊松銀合夏

藥勅書

勅李貴等朕身居廣廈心念和門屬茲爍石之時嗟
我環金之士其放藥餌以滌歌煩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勅書

勅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成曆紀依
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為予屏翰念將更
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勅書

勅黃度卿以鯁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
朕心屬當嚴沍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

沖和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
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
好古盧彥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榭銀合夏藥
勅書

勅王喜等朕推夏王扇暘之心陋唐室生涼之賦其
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其瘴暑賜
爾西山之劑彰予南面之仁

吊祭安南國王勅書

勅安南國王嗣子李吳岵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
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良惻

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周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昊昂嘉定七年曆日勅書

勅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出日

之邦式睠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曆之

首須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

聖祖天尊

大帝冊文

伏以皇矣有 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 道祖

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粵惟眇冲獲典邦祀迎日之至

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如在尚克相之

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

太廟

祖宗帝后冊

文

伏以維我 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

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循舊章先

饗宗廟於赫 列聖威靈在天尚其相之俾迄熙事

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恭惟忱厥輔惟德臣以

寡昧獲承宗桃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敢
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于眇躬惟民
之安斯國之慶

圓壇祭饗皇地祇冊文

伏以至哉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比年
以來農扈告稔媪神錫羨寢濟登茲顧惟菲涼其曷
以報敬迪彝典合祛于郊兢兢一心庶克昭事尚祈
純佑以固邦基

圓壇祭饗太祖配饗冊文

伏以昔在周室裡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

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千古肆惟冲眇嗣守
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于郊威靈
赫然尚克顧饗

圓壇祭饗太宗配饗冊文

伏以煌煌寶命太祖受之赫赫慶圖太宗成之
二后在天如周文武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元
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其顧歆克昌厥後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罄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

其西山文卷之三十三
四
黷月重以麥秋詎意決旬之間偶遭霖滂之變三盆
將獻恐妨就簇之工五穀最先懼失食新之望况連
歲旱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
斯極皇矣上帝本溥博以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
貼死頭回慈愍亟掃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逭菲涼
之責無任懇禱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祇懼
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曜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
或睹茲異不志祇懼冀格神休

求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願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
慨念平疇卷為巨浸霑體塗足二時殫種時之功疾
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干至和彼民
何辜使就死地頭收陰沴亟渙陽明庶幾高仰之獲
全尚或有無之相補於神符嘯吸之易而民免溝壑
之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祝文

天地宗廟
社稷等

旱蝗連歲民力已殫霖潦彌旬田功將廢顧眇躬之不德嗟有衆之何辜亟控精忱願祈休應掃除陰沴煥赫陽明庶寬暑雨之咨迄底豐年之慶

又

首夏以來常陰為沴昔既妨於蠶麥今復害於粢盛載循菲涼尤重競惕冀蒼穹之垂憫俾白日之顯行免貽穡事之憂少慰農人之望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宗廟社稷等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繫善應之仁

或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精忱終祈大造之曲成庶或豐年之有望

宗廟祝文

同前詞內仰繫善應之仁獲濟倒垂之急改作聖靈在天休應如響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滂為災粢盛告病亟攄丹悃虔扣蒼穹曦馭上騰陰霾盡掃少慰群元之望仰繫大造之仁用控精誠少伸報謝尚終祈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保右自天方洪圖之丕衍誕彌厥月屬初度之載臨睠句曲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菲薦祇按

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飈游來格歛時五福敢專鄉於
眇躬緩歎兆民冀同濟於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十月為良屬臨載育九天雖遠不越棊忱用憑
金籙之秘文仰扣玉虛之真境所期寰宇皆為堯舜
之民敢曰眇躬獨冀僑松之壽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伏以季冬之吉日有食之顧惟不德致此大異側食
祇懼靡敢康寧神其相之迄復常度尚饗

祭謝祝文

伏以以人占天曰日當食陰雲布護景曜靡虧尚
四方或睹茲變側躬祇栗冀格神休尚饗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載震載夙聿臨彌月之期來下來崇冀獲上天
之祐緬惟福壤近在陪都肆命羽流就嚴寶供恭願
精忱孚達景貺迤臻偃伯靈臺包五兵而不試卜年
邾邾綿萬世以無疆

滿散朱表

伏以寶鑑絲囊紀佳辰於誕序瓊章藻笈敷妙韻於
殊庭既勝會之崇成諒靈厘之畢集歛時五福豈涼

其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七
菲之敢專延及群生冀洪纖之名遂

太一宮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後殿

設醮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締之光帝治質隆七政順
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影響之隨
臣猥以眇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於對越而精神
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陳乾象之異火行壘
壁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
警震懼靡遑是用消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
消禍變於冥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

或可穰庶憑悔艾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修整攢宮殿宇圍牆補種菓木奏告昭慈聖獻

皇后等處表文

伏念東望禹會春雲藹然顧蒼山陵潛鳥出涕松楸
是植棟宇是修用嚴孝思敢不昭告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慨望寢園追懷后德以時種植併飭繕修諏日
既良不可不告

郊祀大禮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聖祖天

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伏以候氣黃宮展誠紫時顧惟涼德深虞昭格之難
幸迄盛儀獲覩熙成之慶仰惟大造實鑒匪秉敬演
冲科用伸虔謝

奏謝諸 帝后表詞

伏以穆卜新陽恪修元祀既迄燎薰之禮遂敷曠蕩
之恩幸賴鴻休獲成熙事稽彛章而昭告異靈鑒之
具孚

郊祀大祀礼畢祭謝南嶽東海南瀆祝文

迺者日南至親祀于郊兢兢焉惧弗克任歲事之夕
神光煥然嘉應饗登維喬嶽之靈實陰相之俾臻于

有成其曷敢忘報

南鎮會稽山祝文

維南有山實曰會稽巨屏屹然為國之鎮屬茲親祀
密藉靈休迄臻厥成其敢忘報

攢宮修換殿宇補種窠木奏告 昭慈聖獻皇

后等處表文

伏以昂湖弓劔莫留龍去之蹤禹會山川猶記象耕
之迹屬臨春序追愴僊游加葺棟楹增培松檟式寓
孝思之篤用伸昭告之虔

恭淑皇尸祝文

伏以陽春將半朝露既濡緬瞻禹會之名山追愴長
愴長孫之賢佐增修園霞用妥神靈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青詞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鑿陰陽
之和迺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駭變異之
非常近旬水火痛生靈之何辜靜言咎證寔徹眇躬
既克已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以行寬卹之令庶盡
弭災之實嘿回春命之祥更演冲科異垂景貺五風
十雨長銷乾溢之虞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
以禱得請是期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

瑞慶節道場設醮

青詞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慙匪德三十六洞天
之勝無越茲山就藏醮筵肅迎仙馭庶精誠之易徹致景
貺之遄臻敢異眇躬獨超廣成子之壽願陶華胥民
之風

朱表

伏以誕序載臨醮儀告備敢摠忱願洵叩高靈風雨
和時屢獲浹梁之慶江淮清晏永無烽燧之驚

進呈中興經武要畧安奉青詞

伏以於惟 高皇再造我 宋赫赫業業媿宣王三
武之規料料明明邁世祖沈幾之略久編摩於宥府
將登奉於寶儲載考舊章宜伸昭告

中殿祝文

伏以炎正中微寓內糜沸維我 高廟紹開中興雄
斷廟謨具在方冊肆嚴纂錄以示後人將登寶儲是
用昭告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設醮青

詞

伏以初度載臨於訛虹流之瑞名山在望夙標鶴集

之祥即金堂玉室之勝區按藥笈瓊章之秘錄
丹烟獲徹蒼文願俾黎元重見燧人之治豈云匪質
獨齊少廣之年

朱表

伏以念言良月實屆誕辰爰即金峯設陳寶醮願與
元元之衆同饗并平敢云恥眇之躬獨私眉壽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炎圖千萬歲從此愈光亨

又

玉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棄存至戒猶佩辟兵符

又

有意甦民瘼無心玩物華祗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七言 三首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綉成
線自有忠言補舜裳

又

延英晝永汗濡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恣

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白 又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鑪熏徹九天二麥登場蠶着
繭平時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仙木浮瓊醴香菰簇寶槃漢宮三十六爭奉聖人歡

又

槐影綠成圍腰輦繭館歸我躬惟服澣先職袞龍衣

七言 三首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寶杯應念臣勞如卷
耳欲將厚意酌金壘

又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無量
壽何須彩索頌長年

又

珠箔輕明暑氣微靜披圖史監前微堪嗤唐室耽遊
燕漫借裙襦作妓衣

皇太子宮五首

五言二首

索金為縷香杭玉作團從今逢午始
歲奉親

又

銀榜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農疇

七言三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幕幕布庭除只將底事銷長

日大學中庸兩卷書

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常命制漕黃顯謨書之

又

居仁堂上薰風滿閒把騷章子細看令節豈徒供黍
棟巧言端欲戒椒蘭

又

焜煌八字彩毫書鐵畫銀鈎炤坐隅心正自能祛百
厲辟邪安用道家符東宮嘗大書八字曰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分榜于藏書之室詹
事戴大蓬嘗以語館閣
同舍故此詞及之焉

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扇彩雲開宮粧襯玉梅共持千歲柏爭獻萬年杯

又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御名四時俱百順可但慶宜

七言 三首

曉來寬大詔初頒物物咸霑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力
誰知輔佐屬坤元

又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也知天意
好十分粧點鬪春妍

又

御沼春融冰半漸偶觀流行已參差因時有感關睢
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端午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翠浪兩岐麥水絲八繭蠶今年收信好歌頌滿周南

又

日來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寶扇舞龍鳶

七言 三首

紅榴紫槿映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顏何大

喜皇儲親奉萬年杯

又

水晶廉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室冰聞奏薰絃思祥

愠恐教人世獨炎蒸

又

纔過端辰又誕辰天家風物鎮長新六宮競獻長生

縷一縷應期一萬春

春貼子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嘉定無疆曆紀開第五春金穰端有兆太歲恰居申

又

新歲朝元使龍荒萬里來至仁天廣大朔漠亦春臺

又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紫庭天顏知有喜班首是前星

七言 三首

萬宇新歌大有年又看瑞雪報瓊田太平和氣隨春
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又

東風昨夜入簾帷便覺深宮漏影遲一曲涼州花盡
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又

陽進陰消屬此時凝旒南面益深思微臣自愧無功

諫頌獻先朝學士詩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勝千春字瓊樽九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天長

又

金屋春容早銅樓曉色分奉觴天一笑聖子似周文

七言 三首

柳眼窺春暖欲眠梅粧點雪鬪新妍一年好處如今
是遠勝清明寒食天

又

誰贊東皇轉化鈞宮中堯舜亦深仁祇將一點陽和
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又

煙花萬匝繞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為要八荒皆壽
域彩毫親跋度人經

東宮五首

五言 二首

薄薄觚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挾和氣先到少陽宮

又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資善議猶自問窮民

七言 三首

畫堂金榜揭居仁萬物知開念慮深一點陽和從震
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又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墀清曉押朝班天顏喜見重輪
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又

濟濟儒冠萃講庭常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參人
事要使群陽更彙征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 二首

夢月佳辰近端陽令節新何須纏綵縷金母自十春

又

艾席垂朱戶槐龍舞玉墀晝長無一事祇誦二南詩

七言 三首

三盆蘭已綠冰縷五色絲新織海鯨不似綵繡華節
物要成龍袞待親郊

又

曉來金殿沐蘭湯因感騷人興寄長重勸庶玉勤采
善由来香草比忠良

又

元武門前羅百戲昆明池上闢千艘聖人不事遊觀
樂翻笑前朝侈燕敖

嘉定六年春貼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聖德天同大熙蒸萬物春誰知坤載厚發育輔深仁

又

內殿稱觴早仙班擁翠翹春來多樂事人日是明朝

七言

翠輦迴從五福宮管絃聲裏萬花紅熙熙和氣皇州
滿都在乾坤索箇中

又

玉梭織就袞龍衣已奉君王奉時祠準擬暝峯臨繭
館清明前後浴蠶時

又

一夜東風到集芳滿園紅紫已低昂尋花問柳非吾
事燕坐坤寧春晝長

皇后閣端午貼子詞

五言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情

又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慇懃勸明主屬意在求
賢

七言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無疆
壽認取仙螭頷下書

又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為福群生從今物自無疵
癘安用桐君紀藥名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詩集

又
瑤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尤便水殿涼聞說內家多樂
事前星親自捧霞觴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

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殿畢
來於萬國恭惟 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古陳儀警
繹而下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設肅大廷鷄

之班傑侏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 臣等忝居法部
獻民謠

口號

榆關玉塞靜無塵 嘉定如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
六八荒同作太平人翠鼉鼓奏娛嘉客白獸樽浮
燮諫臣聖曆從茲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勾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浹而群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而四
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

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

合曲詞

致語

臣聞東風入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
賓貢恭惟 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清當乾坤
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太極殿未誇唐室
之元正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之十月 臣等繆參法
部輒獻衢謔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鄰國
信前星親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

壽山大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
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適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
之觴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綺
蘭殿上未夸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
之張燕

口號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恭印
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
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既祝聖人福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
上悅震顏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 闕集英殿宴致語口號

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
觴載舉於天庭伏惟 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
外方載橐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
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臣等服在伶
工敢陳口號

口號

時平朝野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遣纖塵驚塞
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琛幣來鄰境雲擁衣冠會
正衙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
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把舜曰中
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
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
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
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
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
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
治教休明風氣醲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
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
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
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
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
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
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
津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

為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
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
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
善知性善然後能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
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
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
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
於家而士之頌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
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

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
動斯和之効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
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
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攷其
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大理
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
者 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 同元生
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
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廨舍

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痺隘弗稱嘉
成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纘
增而大之 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
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
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
明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
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
為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
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為之記危公
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 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

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
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
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
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
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
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
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
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
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
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寘堂上以示
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詞記

嘉定丁丑^某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冀老問田里
疾痛痾癘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
為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
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
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
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
曰黃公公廉彊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

他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
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
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
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
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
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
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
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
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
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廉

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蘓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
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
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
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庸受
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餽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
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
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
如浮監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
虛估之直宗子米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
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他縣征

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
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
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
不得脫至是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
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
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
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
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
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
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

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遺
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
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
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
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
俗為一變始至欵謁群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
殛之視社稷祠壇隳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
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
酒躬走群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立應愚民
奉佛往往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

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徹之且禁僧毋
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
邏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
敢然杖其上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
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
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
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
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
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
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

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媮薄不可以義
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彛好德之性
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
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圯乃屬縣大夫使
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榦奉而祠之以慰是
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
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已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
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芻狗其
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為公之
罪人抑某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

為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年十一月已卯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年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鳴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

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謹置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敝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

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
賢曰王君恪勺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
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十三
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
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今之
為守貳者有簿寂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
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
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
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
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

顧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官于舊觀者非以舍廉
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
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庠袂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
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于道德莫
美于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
莫濇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于
錙銖之間決取舍于熊魚之際昔者朝之君子蓋有
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
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
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于朝之士者哉陳公名愔字

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其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鑿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歆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薌祀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

鼓再通群鵲遶屋飛噪仰眦空中有大星三燁煜如月正照欄楹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滕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學問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滕之義叶碩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歆昏焉利患休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道學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

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
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
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
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
曰懿厥孝思茲唯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
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
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
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攢

國朝皇城使贈司

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
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
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為泉
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
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
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
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
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
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
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

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
馬而將順之闕焉而猶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
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
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
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
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怠焉
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
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
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
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

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孤其君
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故恩之當報
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
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
褒表于一時而焜耀于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
以孝而徼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
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茲余
奉而祠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
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
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

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于朝廷盡節于官守其不媿
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
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_某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
卿後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者曰黃龔也嘉
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脩廢植僵百度咸
飭鄧山鄧水之念油然而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
以澤潤於亡窮者迺以書諭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
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歲甚

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歉則疆者相抵為譏弱者轉
死溝隍中倘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
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
存郡之賦入雖彼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
願悉舉以平糴散儲屬邑田野間_某誠力憊不能任
郡事請得上還印紱竢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聞聖
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
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懍然不敢言去於是顯為
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必總其綱觀察推官

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卿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眡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歛散之舊糶

以夏糶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為條約成某自泉徙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于常平然其禁防密與廢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通者易調逖者易遺又其執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執行之數十年

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舉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歎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繕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新州惠民倉記

嘉慶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新始至曰城郭完乎有

司以圯告則倉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倉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藉若寓于壑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嗇于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

忍褻而用也覲圭勺之贏還以遺吾肅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厘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厘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千萬千百有竒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于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歎

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歆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耒命其識之其歆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特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其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脩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其記

睦亭記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舍焉且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吾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為薄於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

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榦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魯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為舍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睦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

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倍皆然也况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歆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歆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勸酬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雖遠而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築蓋有以以眡塋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於後者甚

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焉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舅舅宗族同一體也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于穹壤間者皆同一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築蓋有屋以眡塋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耶吾而不忍人人亦將不忍于我矣此予之可知者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睦亭記

畝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 詔曰朕方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迺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縉紳大夫士歛然知 上所以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閑博其心休休然無黨偏無忿忮夙宵自竭不靳人知庶幾所謂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許至流涕 上前曰臣大馬病力不能任 陛下事願賜骸骨以歸 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志不可奪

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旄鉞公又奏曰誠駑且憊不能任帥事敢固辭迺詔升秩一等領祠于洞霄宮某時卧西山公過焉因上謁請問所為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 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牟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為我名而志之某既不獲辭請以畝忠堂書之痛又惟自

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焉方其
進用也以有補為難用而有補矣退為難能退矣
不忘君為難今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
功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愴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
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曰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
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先朝元臣身
處閒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欵以
裨聰明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
群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

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其
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而吞西湖於登
覽為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于湘心亭夜漏
下且十刻遙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追宅
盍哀斯人亟霈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
濬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
侯國均從事王埜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壇
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巒俯碧流於置

祠為稱迺闢迺夷迺攻迺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
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
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有疑
而諗者曰兩者陰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
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
廟為予曰雨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
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
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蘓公亦謂行為人飛為
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壇而崇之可也廟
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為

民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規度壹出于張侯埜去
研代之董督唯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
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序次其事且為之
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
或山而湫寥何為兮安卧不我民兮顧憂旱暵兮良
苦歲將饑兮誰愬遲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
之升兮雲從變化歟若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
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
冀龍君兮我饗朕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
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諭于某曰盍
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
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
罷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
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
不怵近習貪夫小人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
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
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已任嘗言于上曰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

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
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
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媿矣非誠
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
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
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
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 孝宗非常之睠
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
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

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淡凡声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于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徼倖一時而朝榮悴有身沒未幾而声沉迹泯者甚則唾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為羸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

亦公而已矣坎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畀逡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必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也然則予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

之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砥其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潜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附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疆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于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以晦處之况于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

則解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潜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顏淵嘗潜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楊子雲若有見于此者其為言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潜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潜者異乎顏氏子之潜與吾子倘有志于斯盍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

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
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粲焉陳前
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爨者數十
人苟可以厚卿隣者無不至也公名主字國瑞自號
曰仙游翁云是年冬日至西山真某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後學武陵楊 鶚伏庵父 重脩
新寧林懋材君華父 重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後學武陵楊 鶚伏庵父 重脩

新寧林懋材君華父 重校

記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
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俟身治國之事
略備其與大學中庸美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

刻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下學疇
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
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
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
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
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
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
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
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炤物能炤
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

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於
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
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
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為異端誤人每每如
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
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
茲動靜循環無徃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
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寔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
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
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
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為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
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
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
其人雖山岳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 宋興以
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
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
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竣

錄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書
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
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
清如水孰滂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為突梯楚辭突梯脂常
是不可畏矣乎是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
字某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頌學者也
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
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為老氏之學者曰
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
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
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
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壻若昔聖賢所謂更
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為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
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
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
與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
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
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
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
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
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
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

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

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濂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闕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

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蓋
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
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
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
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
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
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都以惑
世賈利為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
諸侯名起章字章之予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
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
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臯而不敢不以父
事吾君亞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掾屬獲
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
情不吾察吾患為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
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為故雖為一
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
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為大家而賤細民
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

傷之也凡若是者益廩廩為猶懼其弗既今君乃能
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專析
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
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
夫以已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
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而溥出
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
而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

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
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
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
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鋼私見一立人已
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退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
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
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
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
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

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蟲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艱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

為夢覺以軀殼為罣礙委而去之不翅救筏豈其公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塋塋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罔隴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塋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眾

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糞土日趨於靡昧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未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智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松浦城

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偵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
近臣而控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
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
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
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
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至
至錯立于前菀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
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
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

是者其患為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
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
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之睹所以養吾
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
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
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
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
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
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
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

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
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
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
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弃塵累受道家
法為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
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
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之背囂諱而鄉虛寂美矣
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

汝祖考為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
深為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
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
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
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
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
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
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諗于有
司明年行可遷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
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

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由之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為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禕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礮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籠

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特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時遠近洵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從賊者亦幡然効順甫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顓付使事居數月又

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警隋媮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斲枯槁由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

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歟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梓趙君以夫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

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天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決策揃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為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曠日是夫心

屬公公心契天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綴外禦之事方厯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余之功特其發軔云爾某既不獲辭劍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于石章後辱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曠厲逾冰霜

則諫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
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
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
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鳥獲不能以舉百鈞
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駮驥不
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
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矍生爾其
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
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
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顏者曾

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
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
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
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
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
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
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
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

指曰仁之為害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顏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悅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楙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手無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於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

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憂隔層霄在人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手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

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忘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

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
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
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
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
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
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僭為浮
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
招舟子西陵瀾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
已憂廼想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
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

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
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
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
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為州里大蝨者
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發其
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
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
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
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
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

歛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
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
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
受任也况久享報也况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
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侈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
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
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
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巖

南抱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
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也因葺焉時
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慎府輒兀坐亭中繙閱古
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歎
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
嘗不炯焉心目間也此歲楊君修來為此官扁其亭
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眡西偏老屋十數楹
芟芟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
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兩名之又

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鍾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汛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文從焉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聾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焉畢觀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

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樂如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度幾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

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
以州從事兼招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其年于今斯民蒙 累聖涵
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田野相安
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雩都蹂躪黃
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為宰未
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
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
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比

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
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
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
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
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
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
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
瘵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浸復呻吟者漫息而
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緡若

于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
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
柴嘗刑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刑
也蓋因臯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
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
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古
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他不足善其民
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
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處于中思所以

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
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
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
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
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
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
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
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擿以
為明鷙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
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

其以恩授其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
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
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
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
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
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
一而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

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
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
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
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貳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
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
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
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
窮 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
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
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

是而顯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寔安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僕章泉上遂以見予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羹蔬曰

不肉食累年矣眊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驚勢涂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媚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

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
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
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
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祥老
奉遺命以來為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
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
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為己憂方別
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燕川豺
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
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

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
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
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
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
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我者未嘗不正
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
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
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

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
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
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
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
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
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
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
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
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
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

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
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
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
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
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
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
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
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
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薨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

于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踴躍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哀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其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寧不敢渝賴

是得亡獲臯於臯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朮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

善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

然為政者亦樂夫人之疾

誠心不存而欲為主宮室之羨

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

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壘為之者承節即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問有塾族有師亡馳驚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

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
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
則又穿鑿竒偽為漢之經生凋鏤華靡為唐之進士
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
放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
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廢乎成周
之意可慚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
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
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

以廢歟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明
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與東西為齋
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圃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
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
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
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 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
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
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
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

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
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而部室至而過而暇焉陳其省學之由陳容因
直與率亭為然若驟與風興器即莫息省學之排姍
不料諱刻者其計平其口書矣魏烈士之其學豈
師藏息無一返其又存籍也辭其對對之人更
四以與主封中數閣一心茲一查畫根存固去買亦
而幾堂而燕宵謀之對茲疆疆新新其東西為齋
以幾堂也故絲學也發又士無何其業其之至自門

又補千五卷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
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
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
來環眎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
迺度功而賦役為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
檮升從祀千夏西廂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
與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

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推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譁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滔熙之後子朱子寔記之格言不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虜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

繼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

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
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群
居終日惟瑀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
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
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
疾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某嘗令揚之
州之言之似此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
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里顧詹
頰宮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
十祀予奉 天子命寔來固將為國毓材以竢舉選
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
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
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

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
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
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
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
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
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圯
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闕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
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
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
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

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
圯陋者之可以復完闕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
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
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
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為學
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器而
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
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
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

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新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自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子孫肩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湊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懷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

者寔來婁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已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

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一而已爾于後顏魯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舉于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以是爲爾世遠教
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
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爲意乎
要必有講于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已爾郡縣
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贅爲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
是也故爲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
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
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卽盡
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
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

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
第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
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于學八月上下工告備妥侑
如禮則揖共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
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
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
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
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寔告

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
闔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
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烏良齋魏公則又草
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
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
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實倡邪議屈君父而事寇
讎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擯絀流
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讎正
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
指徑官儒宮垂用矣顧拜疏閣門亡虛日竟以是弗

密于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一
同谷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
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
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
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
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
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眦如李
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郵民隱
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
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

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廼道之所棄也然則侯
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
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
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
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
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
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
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

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
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
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
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
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
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羸秦以後學術泮散
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
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
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
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

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彛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彛倫非教也聞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為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闊迂己之良貴

各直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弃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
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
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
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
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
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
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友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
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
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
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
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
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
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
今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既去
以文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後人即其處為
書堂繪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
字表其額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群經尤刻意

於詩得騷人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偽廷杖策
走中原以顯德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
太祖有人望不可典禁兵 國初出司征于方城繼
為大興峨眉二縣令 開寶中召還寢以登用 太
宗尤深器之青宮倣建命為首僚付以羽翼之寄世
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
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廉盡節於隋
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况我
太祖 太宗之聖哉夫放麀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
掛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

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
萬世臣子之法而 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之
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
蜀山川益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顯
穎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脩然自得十
秋毫墮穫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
矚至摘其詩雋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
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 定
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
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

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捐貲相之震榮謂某盍為之記貌是晚出匪工于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為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于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卑陬泲忍志於康寵利事溫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當必有泚其頰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于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鞅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耜夫莠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礪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勲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 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

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蘊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

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眈眈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亡策則專配之

令出為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閔侯嵒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糶本始諸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未無償夫為得不速弊則為

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糶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糶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

空夜而圍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
方以為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
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
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
孔乘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
挂逋籍者蠲弛動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
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
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
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
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

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
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
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彛盡
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
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織
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
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
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

所以驅其人於禮樂之域者顧詹黌舍先賢先師之位
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為感然弗寧廼
屬郡學職詒書于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為
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祇其後撤去陪厦啟為新宮
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閭壘修為亢爽於嚴奉祀事為
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祇禮弗協則別為大
門徙扁其上於是宮墻外內巍然奐然應圖合法既
又斥其嬴財甃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
南起寶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迪
功卽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侯之涖吾土也嘗一

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
公固亦侯之志願有以識之某惟疇昔之役蓋嘗自
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
累公况於休戚情偽之窈微其不屬耳目者何限然
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某於是竊有感
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
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
况今之世華居而貌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
可熟視而莫之掇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
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揚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

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筦商申韓矜權智鷲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此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楊雄氏所以為善啓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

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以慶元倫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道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絕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子疆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

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况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曰宮曰觀云者雖毋為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履櫛棄而體居攫呶鬪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以為安而曰吾將絕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于此吾之心不能

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淳厚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迺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

其為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
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為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廩廩乎不可犯
也蓋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為鑿強
敵之五兵破橫流之巨穢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
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勇於自拔也哉
休文名至質今為閣阜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
品題在紹定戊子十月甲子建安真某記

觀蔣園記

繇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

阜為之最岷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
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揚瀾左里為之最夫是二最
者東南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曹公之別墅實當之
中為所性堂次為歸然堂又為冲佑閣匯澤觀八景
亭凡三湖五岳之勝攬之几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
莊之觀偉矣然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
嗟惟先君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
於居第之園命曰觀蔣焉以示不忘民事之難蓋將
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吾幸
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廬州縣盡瘁為民

以疇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藩入從會 明天子垂
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翼翼日効忠益而疾
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農圃為伍躬自課督萃衆
芳而列之梅先人所甚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廼其
手植益求數百本藂而為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
自餘四時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
也園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
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復識
先人之志也於是執麥與菽間以畦蔬倣舊規作小
亭以臨眡之而揔名其園曰觀蔣夫天壤間一卉一

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于此所以養吾
胸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悅芳
以荒嬉媮樂為事也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
公作七月召公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為王政
之本學士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
以不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
躬耕為耻既仕必嗇民力必重民時穀祿受於已當
思耘耔之勤勞政令加諸人毋忽田疇之利病幸而
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迪其君夫如是則吾父
毋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名園別館迺縱佚之

區竒葩異植特奢靡之玩祗以為損而非以為益也
既以詔子孫且詒書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
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父頌者艾曷嘗
少忘黃髮之咨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穗雖
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
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觀已見
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
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為郡

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某廼始撤而新之蓋
公之去郡六十年于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
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
而已爾古之君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
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已之正而及物其
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
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
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要非
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皞皞有間矣若忠文公之於

泉其度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
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劇溷漫以卒歸之
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則慈順雍
睦之風形于州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
難言至其治饒與憂以及于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
解陰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
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虛濡姑息闒然
自媚于民者也哀痛慘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
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頌也剛柔之不偏用也未嘗斬
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說

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
義化吁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汗吏之所為亦
將思之矣弗彼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
而卿之言所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
見思而泉人思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
理者衆尤易以誠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其民
之欲然非心之同道之一其能及是耶觀其志之所
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後之思游公者又當如今之
思公也烏辱懿哉是役也董之者南安征官趙宗端
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

公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一
彬彬泉之善信士也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
公某又書其堂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
某之志也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
洋川莫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
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
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於無窮初曾伯祖
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
親也躬躬如有畏廩廩君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瓜之

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
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龕合間則走數十里而
省問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
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
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
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掃
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未疾家徒四壁立先
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兄嫁而曾言之輒流涕曰
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奈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
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

歲丁亥先廬以祀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經自今仰詹題榜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斬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

微且不敢忽况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况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刺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詔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課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

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
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
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
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
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伋壽之
義則織微利害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
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
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
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隔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
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

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為道心
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
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
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
得而畧君之曾伯祖諱豪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
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
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
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

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于廟顧學
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
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
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為弗
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
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
諭予願有志予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
者視物由己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
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饑焉而哺
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况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

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
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
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為吏者鮮
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為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
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攘於豪民
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迺獨
怒焉由己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
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
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
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

疑其為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今士之廩于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為人而士之所以為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況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微利達為事而本為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

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六義大殞而弗渝是則位置田廩士不指侯名元圭字某寔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群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

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
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
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靡靡且存鄉人子弟猶有
所觀灑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
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
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 國
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為時所宗雖王金陵
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塋于此
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
雖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

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
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寔有
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哲
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
大闢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惟內
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
碩或寔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
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
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苟亡

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群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紫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面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肅孚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桀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庇生人屢膺 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焉世傳洪氏女浣紗于潭沒不

出其家愬于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
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為依敬之如父兄師
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
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澇復應禱部使者上其
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
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
具官陳某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某按祭法
有功於民若杆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之有大造
于茲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擬其事俾刻于麗牲之
石且為歌道 上帝之命與 明天子之意冀昨邦

又於亡窮其辭曰

魁山兮崇崇湍淪亡極兮魚龍之宮皇皇后帝
兮睠此南土俾神宅茲兮有衆爾主噓吸雨暘
兮指噉風雨盪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婪婪
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
額兮猶蠶之群恍瞻靈旗兮悸若獸犇民之恃
神兮曰我父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
后兮子視萬方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既賁之
以鴻名兮又申之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焜煌
其紫誥民事神兮何窮神報上兮為從異材出

錫
之
神
弓
藩

弓棟王國氓安居弓稼滋植公衮弓王圭將便
藩弓神之錫

